

慶應
新刻

論語

日尾點

三

				漢
			四	書
			九	門
		四		
	一	〇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四	漢
七			九	書
六			四	
函	一	〇	一	
三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41
冊數	10	(5)
函號	276	57



論語卷之六

先進第十一

朱熹集註

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
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一
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

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
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

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
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
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
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論語卷之六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聯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

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

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

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槨。外棺也。請為槨。欲賣車以賈槨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

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

不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

獨視有無而巳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

入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

不可躡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閭子侍側。閭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閭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

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

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

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

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

而附益之

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

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及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啟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

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嘖

嘖五且反

嘖粗俗也傳稱嘖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下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箪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迹

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

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

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及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

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損生以赴之矣損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

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

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孰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

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卧反

哲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以長於汝然汝勿下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心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二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僅。此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

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八兮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視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

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

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上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

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已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

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

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

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

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魍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又。訥音。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躒。故告之。以此。使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

懼。

向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疥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

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

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

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

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

如易所謂剥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已之冤也。毀久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乎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鞣猶犬

羊之鞣

鞣其郭反

鞣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

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

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未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

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

也。○揚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人，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殺君篡國之禍。○揚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

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也。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訟。而不知

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

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

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出重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

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盜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

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

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也。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

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故然

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

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

學者太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

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

德脩慝辨惑

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

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蠢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

人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問知子曰知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

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所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

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自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斯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

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

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揚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

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瞶。耻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之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未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

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揚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定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

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朞朞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

嘆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

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刑殺也蓋古有是

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

與聞之。朝音朝。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味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

邦乎？因此一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

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

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悦。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

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

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
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
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

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
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
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
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

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
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責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

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
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
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

人何足算也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

以作巫醫善夫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子曰不占而已矣

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畧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
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
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 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

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

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

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

矣。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戎。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三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

也。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耻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耻。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耻。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

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

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

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

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臯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臯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臯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臯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

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不可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

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

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艸創之。世叔。討論

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

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艸。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艸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

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

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

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疏食沒齒無怨言

問 人也猶言此人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

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

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

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

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揚

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

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

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

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

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

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

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

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

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

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

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乎。是

然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味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

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揚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

而不譎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以其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黜反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

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

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

升諸公僕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以

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

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

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即

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兢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

其君請討之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

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

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入 爲去聲

程子曰。爲已。欲得之於已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已。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味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味。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 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重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

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

則不暇。

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

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

者是賢乎。

逆。味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

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

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及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

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

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

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

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適治邦。

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小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

與與平聲

其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論語卷之三

三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此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

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平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

論語卷之三

三

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

